

10

元/本

镜花缘

(清) 李汝珍 著

中

《镜花缘》以神幻诙谐的手笔，勾画出一个虚幻的海外世界。「女儿国」、「君子国」、「两面国」里，发生的种种离奇神异的故事，在这个奇异的幻想世界里映射出了真实的社会现实，是作者对理想社会的向往。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

镜花缘

(清) 李汝珍 著

插图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中



镜花缘·中 / (清) 李汝珍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0.1

(国学精粹文丛. 第1辑)

ISBN 978-7-80766-129-0

I. 镜… II. 李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2922 号

责任编辑 黄跃珍

封面设计 乐 宇
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镜花缘·中

(清) 李汝珍 著

出 版 / 广东旅游出版社

地 址 /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 / 510600

印 刷 /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总印张 / 49.5

总字数 / 101 千字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66-129-0

总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第三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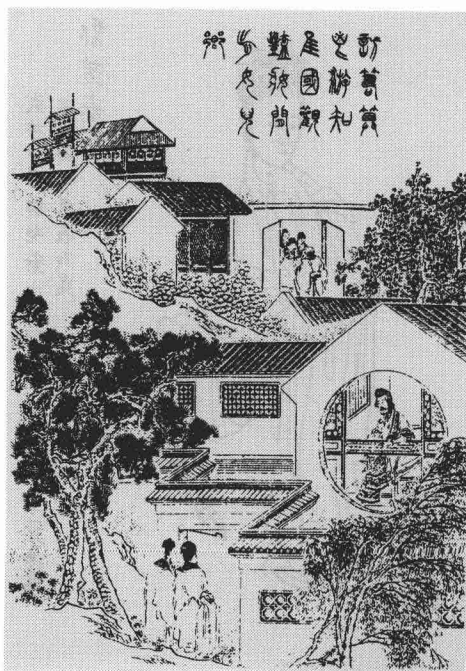
访筹算畅游智佳国
观艳妆闲步女儿乡

话说老者正同林之洋讲话，忽听那边有人问道：“请教主人，‘比肩民’打《孟子》五字，可是‘不能以自行’？”主人道：“是的。”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那两句《滕王阁序》打个药名，只怕小弟猜着了。”因问道：“请教主人，‘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’可是‘生地’？”主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又猜着几个国名。请问老兄，‘腿儿相压’可是交胫国？‘脸儿相偎’可是两面国？‘孩提之童’可是小人国？‘高邮人’可是玄股国？”主人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于是把赠物都送来。唐敖暗暗问道：“请教舅兄，‘高邮人’怎么却是玄股国？”林之洋道：“高邮人绰号叫作‘黑尻’。妹夫细细摹拟黑尻形状，就知俺猜的不错了。”多九公诧异道：“怎么高邮人的黑尻，他们外国也都晓得？却也奇怪！”

林之洋道：“有了若干赠物，俺更高兴要打了。请问主人，‘游方僧’打《孟子》四字，可是‘到处化缘’？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。唐敖羞的满面通红道：“这是敝友故意取笑。请问主人，可是‘所过者化’？”主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随将赠物送过。多九公暗暗埋怨道：“林兄书既不熟，何妨问问我们，为何这样性急？”言还未了，林之洋又说道：“请问主人，‘守岁’二字打《孟子》一句，可是‘要等新年’？”众人复又大笑。多九公忙说道：“敝友惯会斗趣，诸位休得见笑。请教主人，可是‘以待来年’？”主人应道：“正是。”多九公向唐敖递个眼色，一齐起身道：“多承主人厚赐。我们还要趲路，暂且失陪，只好以待来年倘到贵邦，再来请教了。”主人送出门外。

三人来到闹市。多九公道：“老夫见他无数灯谜，正想多打几条，显显我们本领，林兄务必两次三番催我们出来，这是何苦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九公这是甚说？俺好好在那里猜谜，何曾催你出来？俺正怪你打断俺的高兴，九公倒赖起俺来！”唐敖道：“那部《孟子》乃人所共知的，舅兄既不记得，何妨问问我们。你只顾随口乱诌，他们听了，都忍不住笑，小弟同九公在旁，如何站得住？岂非舅兄催我们走么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只图多打几个，装些体面，那知反被耻笑。他们也不知俺名姓，由他笑去。今日中秋佳节，幸亏早早回来，若只顾猜谜，还误俺们饮酒赏月哩。”

唐敖道：“前在劳民国，九公曾说‘劳民永寿，智佳短年’。既是短年，为何都是老翁呢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唐兄只见他们须发皆白，那知那些老翁才只三四十岁。他们胡须总是未出土就先



白了。”唐敖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处最好天文、卜筮、勾股、算法，诸样奇巧，百般技艺，无一不精；并且彼此争强赌胜，用尽心机，苦思恶想，愈出愈奇，必要出人头地。所以邻国俱以‘智佳’呼之。他们只顾终日构思，久而久之，心血耗尽，不到三十岁，鬓已如霜；到了四十岁，就如我们古稀之外，因此从无长寿之人。话虽如此，若同伯虑比较，此处又算高寿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他们见俺生的少壮，把俺称作小哥，那知俺还是他老兄哩！”

唐敖道：“我们虽少猜几个灯谜，恰好天色尚早，还可尽心畅游。”三人又到各处观看花灯，访问筹算。好在此地是金吾不禁，花灯彻夜不绝，足足游了一夜。及至回船，饮了几杯，天已发晓。林之洋道：“如今月还未赏，倒要赏日了。”水手收拾开船。枝兰音因病已好，即写一封家信，烦九公转托便船寄去。在船无事，惟有读书消遣，或同婉如作些诗赋，请唐敖指点。

行了几日，到了女儿国，船只泊岸。多九公来约唐敖上去游玩。唐敖因闻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经，路过女儿国，几乎被国王留住，不得出来，所以不敢登岸。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虑的固是，但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。若是唐三藏所过女儿国，不独唐兄不应上去，就是林兄明知货物得利，也不敢冒昧上去。此地女儿国却别有不同。历来本有男子，也是男女配合，与我们一样。其所异于人的，男子反穿衣裙，作为妇人，以治内事；女子反穿靴帽，作为男人，以治外事。男女虽亦配偶，内外之分却与别处不同。”唐敖道：“男为妇人，以治内事，面上可用脂粉？两足可须缠裹？”林之洋道：“闻得他们最喜缠足，无论大家小户，都以小脚为贵。若讲脂粉，更是不能缺的。幸亏俺生中原，若生这里，也教俺裹脚，那才坑杀人哩！”因从怀中取出一张货单道：“妹夫，你看上面货物就是这里卖的。”唐敖接过，只见上面所开脂粉、梳篦等类，尽是妇女所用之物。看罢，将单递还道：“当日我们岭南起身，查点货物，小弟见这物件带的过多，甚觉不解，今日才知却是为此。单内既将货物开明，为何不将价钱写上？”林之洋道：

“海外卖货，怎肯预先开价？须看他缺了那样，俺就那样贵。临时见景生情，却是俺们飘洋讨巧处。”

唐敖道：“此处虽有女儿国之名，并非纯是妇人，为何要买这些物件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向来风俗，自国王以至庶民，诸事俭朴，就只有个毛病，最喜打扮妇人。无论贫富，一经讲到妇人穿戴，莫不兴致勃勃，那怕手头拮据，也要设法购求。林兄素知此处风气，所以特带这些货物来卖。这个货单拿到大户人家，不过三两日就可批完，临期兑银发货。虽不能如长人国、小人国大获其利，看来也不止两三倍利息。”唐敖道：“小弟当日曾见古人书上有‘女治外事，男治内事’一说，以为必无其事，那知今日竟得亲到其地。这样异乡，定要上去领略领略风景。舅兄今日满面红光，必有非常喜事，大约货物定是十分得彩，我们又要畅饮喜酒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今日有两只喜鹊只管朝



鄮芳春

武林游踪鄮芳春小姐許與章更四公子章夢為畫

俺乱噪，又有一对喜蛛巧巧落俺脚上，只怕又像燕窝那样财气，也不可知。”拿了货单，满面笑容去了。

唐敖同多九公登岸进城，细看那些人，无老无少，并无胡须，虽是男装，却是女音，兼之身段瘦小，袅袅婷婷。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他们原是好好妇人，却要装作男人，可谓矫揉造作了。”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，你是这等说，只怕他们看见我们，也说我们放着好好妇人不做，却矫揉造作，充作男人哩！”唐敖点头道：“九公此话不错。俗话说得的‘习惯成自然’，我们看他虽觉异样，无如他们自古如此，他们看见我们，自然也以我们为非。此地男子如此，不知妇人又是怎样？”

多九公暗向旁边指道：“唐兄，你看那个中年老姬拿着针线做鞋，岂非妇人么？”唐敖看时，那边有个小户人家，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，一头青丝黑发，油搽的雪亮，真可滑倒苍蝇。头上梳一盘龙髻儿，鬓旁插着许多珠翠，真是耀花人眼睛。耳坠八宝金环，身穿玫瑰紫的长衫，下穿葱绿裙儿，裙下露着小小金莲，穿一双大红绣鞋，刚刚只得三寸。伸着一双玉手，十指尖尖，在那里绣花。一双盈盈秀目，两道高高蛾眉，面上许多脂粉。再朝嘴上一看，原来一部胡须，是个络腮胡子。看罢忍不住扑嗤的笑了一声。那妇人停了针线，望着唐敖喊道：“你这妇人敢是笑我么？”这个声音老声老气，倒像破锣一般，把唐敖吓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飞跑。那妇人还在那里大声说道：“你面上有须，明明是个妇人，你却穿衣戴帽，混充男人。你也不管男女混杂！你明虽偷看妇女，你其实要偷看男人。你这臊货！你去照照镜子，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！你这蹄子，也不怕羞！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，你若遇见别人，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，只怕打个半死哩！”

唐敖听了，见离妇人已远，因向九公道：“原来此处语音却还易懂。听他所言，果然竟把我们当作妇人，他才骂我‘蹄子’。大约自有男子以来，未有如此奇骂，这可算得千古第一骂。我那舅兄上去，但愿他们把他当作男人才好。”多九公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唐敖道：“舅兄本来生的面如傅粉，前在灰火国又将胡须烧去，更显得少壮。他们要把他当作妇人，岂不耽心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国人向待邻邦最是和睦，何况我们又从天朝来的，更要格外尊敬，唐兄只管放心。”

唐敖道：“你看路旁挂着一道榜文，围着许多人在那里高声朗诵，我们何不前去看看？”走近听时，原来是为河道壅塞之事。唐敖意欲挤进观看，多九公道：“此处河道与我们何干，唐兄看他怎么？莫非要替他们挑河，想酬劳么？”唐敖道：“九公休得取笑。小弟素于河道丝毫不谙，适因此榜，偶然想起桂海地方，每每写字，都写本处俗字，即如‘壅’字就是我们所读‘稳’字，‘歪’字就是‘终’字。诸如此类，取义也还有些意思，所以小弟要去看看，不知此处文字怎

邵紅英

潮州郡守邵老爺小姐許典文隱
二子文儒芳風漢川蘭馨遠播

样。看在眼内，虽算不得学问，广广见识也是好的。”遂分开众人进去，看毕出来道：“上面文理倒也通顺，书法也好，就只有个‘佺’字，不知怎讲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记得桂海等处都以此字读作‘矮’字，想来必是高矮之义。”唐敖道：“他那榜上讲的果是堤岸高佺之话，大约必是‘矮’字无疑了。今日又识一字，却是在女儿国长的学问，也不虚此一行了。”

又朝前走，街上也有妇人在内，举止光景同别处一样，裙下都露小小金莲，行动时腰肢颤颤巍巍。一时走到人烟丛杂处，也是躲躲闪闪，遮遮掩掩，那种娇羞样子，令人看着也觉生怜。也有怀抱着小儿的，也有领着小儿同行的。内中许多中年妇人也有胡须多的，也有胡须少的，还有没须的。及至细看，那中年无须的，因为要充少妇，惟恐有须显老，所以拔的一毛不存。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这些拔须妇人，面上须孔犹存，倒也好看。但这人中、下巴被他拔得一千二净，可谓寸草不留，未免失了本来面目，必须另起一个新奇名字才好。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记得《论语》有句‘虎豹之鞞’，他这人中、下巴都拔的光光，莫若就叫‘人鞞’罢。”唐敖笑道：“鞞是皮去毛者也。这‘人鞞’二字倒也确切。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才见几个有须妇人，那部胡须都似银针一般，他却用药染黑，面上微微还有墨痕，这人中、下巴都被他涂的失了本来面目。唐兄何不也起他一个新奇名字呢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记得卫夫人讲究书法，曾有‘墨猪’之说。他们既是用墨涂的，莫若就叫‘墨猪’罢。”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这个名字不独别致，并且狠得‘墨’字‘猪’字之神。”二人说笑，又到各处游了多时。

回到船上，林之洋尚未回来。用过晚饭，等到二鼓，仍无消息，吕氏甚觉着慌。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灯笼，上岸找寻，走到城边，城门已闭，只得回船。次日又去寻访，仍无踪影。至第三日，又带几个水手分头寻找，也是枉然，一连找了数日，竟似石沉大海。吕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来。唐、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寻，各处探信。

谁知那日林之洋带着货单，走进城去，到了几个行店，恰好此地正在缺货。及至批货，因价钱过少，又将货单拿到大户人家。那大户批了货物，因指引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个国舅府，他家人众，须用货物必多。你到那里卖去，必定得利。”随即问明路径，来到国舅府，果然高大门第，景象非凡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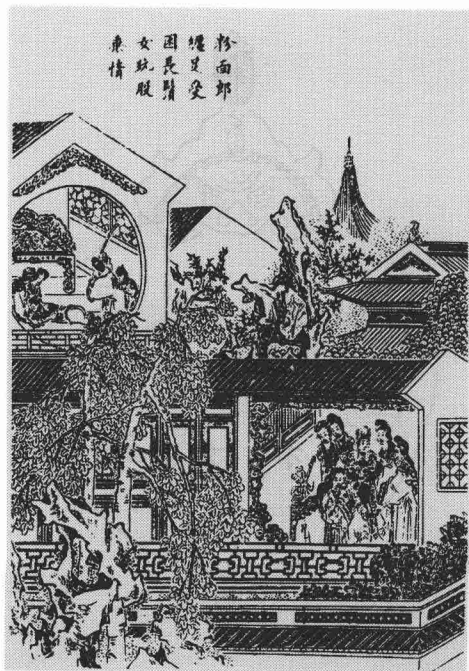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林之洋来到国舅府，把货单求管门的呈进，里面传出话道：“连年国主采选嫔妃，正须此货，今将货单替你转呈，即随来差同去，以便听候批货。”不多时走出一个内使，拿了货单，一同穿过几层金门，走了许多玉路，处处有人把守，好不威严。来到内殿门首，内使立住道：“大嫂在此等候，我把货单呈进，看是如何，再来回你。”走了进去。不多时出来道：“大嫂单内货物并未开价，这却怎好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各物价钱俺都记得，如要那几样，等候批完，俺

再一总开价。”内使听了进去，又走出道：“请问大嫂，胭脂每担若干银？香粉每担若干银？头油每担若干银？头绳每担若干银？”林之洋把价说了。内使进去，又出来道：“请问大嫂，翠花每盒若干银？绒花每盒若干银？香珠每盒若干银？梳篦每盒若干银？”林之洋又把价说了。内使进去，又走出道：“大嫂单内各物，我们国主大约多寡不等，都要买些，就只价钱，问来问去，恐有讹错，必须面讲，才好交易。国主因大嫂是天朝妇人，天朝是我们上邦，所以命你进内，大嫂须要小心。”林之洋道：“这个不消分付。”跟着内使走进内殿，见了国王，深深打了一躬，站在一旁。看那国王虽有三旬以外，生的面白唇红，极其美貌。旁边围着许多宫娥。国王十指尖尖，拿着货单，又把各样价钱，轻启朱唇，问了一遍。一面问话，一面只管细细上下打量。林之洋忖道：“这个国王为甚只管将俺细看？莫非不曾见过中原人么？”不多时宫娥来请用膳。国王吩咐内使将货单存下，先去回覆国舅，又命宫娥款待天朝妇人酒饭，转身回宫。

歇了片时，有几个宫娥把林之洋带至一座楼上，摆了许多肴馔。才把酒饭吃完，只听下面闹闹吵吵，有许多宫娥跑上楼来，都口呼“娘娘”，磕头叩喜。随后又有许多宫娥捧着凤冠霞帔，玉带蟒衫，并裙裤、簪环、首饰之类，不由分说，七手八脚，把林之洋内外衣服脱的干干净净。这些宫娥都是力大无穷，就如鹰拿燕雀一般，那里由他作主？才把衣履脱尽，早有宫娥预备香汤，替他洗浴，换了袄裤，穿了衫裙，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。头上梳了髻儿，搽了许多头油，戴上凤钗，搽了一脸香粉，又把嘴唇染的通红。手上戴了戒指，腕上戴了金镯，把床帐安了，请林之洋上坐。此时林之洋倒像做梦一般，又像酒醉光景，只是发愣。细问宫娥，才知国王将他封为王妃，等选了吉日，就要进宫。

正在着慌，又有几个中年宫娥走来，都是身高体壮，满嘴胡须。内中一个白须宫娥，手拿针线，走到床前，跪下道：“禀娘娘，奉命穿耳。”早有四个宫娥上来，紧紧扶住。那白须宫娥上前，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，登时一针穿过。林之洋大叫一声“痛杀俺了”，望后一仰，幸亏宫娥扶住。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，也是一针直过，林之洋只疼的喊叫连声。两耳穿过，用些铅粉涂上，揉了几揉，戴了一副八宝金环。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。接着有个黑须宫人，手拿一匹白绫，也向床前跪下道：“禀娘娘，奉命缠足。”又上来两个宫娥，都跪在地下，扶住金莲，把绫袜脱去。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，坐在下面，将白绫从中撕开，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，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，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，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，即用白绫缠裹。才缠了两层，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，密密缝口，一面狠缠，一面密缝。

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，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，丝毫不能转动。及至缠完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，阵阵疼痛，不觉一



阵心酸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坑死俺了！”两足缠过，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，替他穿上。林之洋哭了多时，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，只得央及众人道：“奉求诸位老兄，替俺在国王面前方便一声，俺本有妇之夫，怎作王妃？俺的两只大脚就如游学秀才，多年未曾岁考，业已放荡惯了，何能把他拘束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，就是俺的妻子也要感激的。”众宫娥道：“刚才国主业已分付，将足缠好，就请娘娘进宫，此时谁敢乱言？”

不多时宫娥掌灯，送上晚餐，真是肉山酒海，足足摆了一桌。林之洋那里吃得下，都给众人吃了。一时忽要小解，因向宫娥道：“此时俺要撒尿，烦老兄领俺下楼走走。”宫娥答应，早把净桶掇来。林之洋看了，无可奈何，意欲挣扎起来，无如两足缠的紧紧，那里走得动。只得扶着宫娥下床，坐上净桶，小解后把手净了。宫娥掇了一盆热水道：“请娘娘用水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才洗手，为甚又要用水？”宫娥道：“不是净手，是下面用水。”林之洋道：“怎叫下面用水？俺倒不知。”宫娥道：“娘娘才从何处小解，此时就从何处用水。既怕动手，待奴婢替洗罢。”登时上来两个胖大宫娥，一个替他解褪衷衣，一个用大红绦帕蘸水，在他下身揩磨。林之洋喊道：“这个顽的不好！诸位莫乱动手！俺是男人，弄的俺下面发痒，不好！不好！越揩越痒！”那个宫娥听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说越揩越痒，俺还越痒越揩哩！”

把水用过，坐在床上，只觉两足痛不可当，支撑不住，只得倒在床上，和衣而卧。那中年宫娥上前禀道：“娘娘既觉身倦，就请盥漱安寝罢。”众宫娥也有执着烛台的，也有执着漱盂的，也有捧着面盆的，也有捧着梳妆的，也有托着油盒的，也有托着粉盒的，也有提着手巾的，也有提着绦帕的，乱纷纷，围在床前。只得依着众人，略略应酬。净面后有个宫娥又来搽粉，林之洋执意不肯。白须宫娥道：“这临睡搽粉规矩最有助处，因粉能白润皮肤，内多冰麝。王妃面上虽白，还欠香气，所以这粉也是不可少的。久久搽上，不但面如白玉，还从白色

中透出一股肉香，真是越白越香，越香越白，令人越闻越爱，越爱越闻，最是讨人欢喜的。久后才知其中好处哩！”宫娥说之至再，那里肯听。众人道：“娘娘既如此任性，我们明日只好据实启奏，请保母过来，再作道理。”登时四面安歇。到了夜间，林之洋被两足不时疼醒，即将白绦左撕右解，费尽无穷之力，才扯了下来，把十个脚指个个舒开。这一畅快，非同小可，就如秀才免了岁考一般，好不松动。心中一爽，竟自沈沈睡去。

次日起来，盥漱已毕，那黑须宫娥正要上前缠足，只见两足已脱精光，连忙启奏。国王教保母过来重责二十，并命在彼严行约束。保母领命，带了四个手下，捧着竹板，来到楼上，跪下道：“王妃不遵约束，奉令打肉。”林之洋看了，原来是个长须妇人，手捧一块竹板，约有三寸宽、八尺长，不觉吃了一吓道：“怎么叫作打肉？”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，一个



个膀阔腰粗，走上前来，不由分说，轻轻拖翻，褪下亵衣，保母手举竹板，一起一落，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。林之洋喊叫连声，痛不可忍。才打五板，业已肉绽皮开，血溅茵褥。保母将手停住，向缠足宫娥道：“王妃下体甚嫩，才打五板，已是血流漂杵，若打到二十，恐他贵体受伤，一时难愈，有误吉期。拜烦姐姐先去替我转奏，看国主钧谕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缠足宫人答应去了，保母手执竹板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同是一样皮肤，他这下体为何生的这样又白又嫩，好不令人可爱。据我看来，这副尊臀真可算得貌比潘安，颜如宋玉了。”因又说道：“貌比潘安，颜如宋玉，是说人的容貌之美，怎么我将下身比他，未免不伦。”

只见缠足宫人走来道：“奉国主钧谕，问王妃此后可遵守约束？如痛改前非，即免责放起。”林之洋怕打，只得说道：“都改过了。”众人于是歇手。宫娥拿了绺帕，把下体血迹揩了。国王命人赐了一包棒疮药，又送了一盏定痛人参汤。随即敷药，吃了人参汤，倒在床上。歇息片时，果然立时止痛。缠足宫娥把足从新缠好，教他下床来往走动。宫娥搀着走了几步，棒疮虽好，两足甚痛，只想坐下歇息。无奈缠足宫娥惟恐误了限期，毫不放松，刚要坐下，就要启奏，只得勉强支持，走来走去，真如挣命一般。到了夜间，不时疼醒，每每整夜不能合眼。无论日夜，俱有宫娥轮流坐守，从无片刻离人，竟是丝毫不能放松。林之洋到了这个地位，只觉得湖海豪情，变作柔肠寸断了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四回

观丽人女主定吉期 访良友老翁得凶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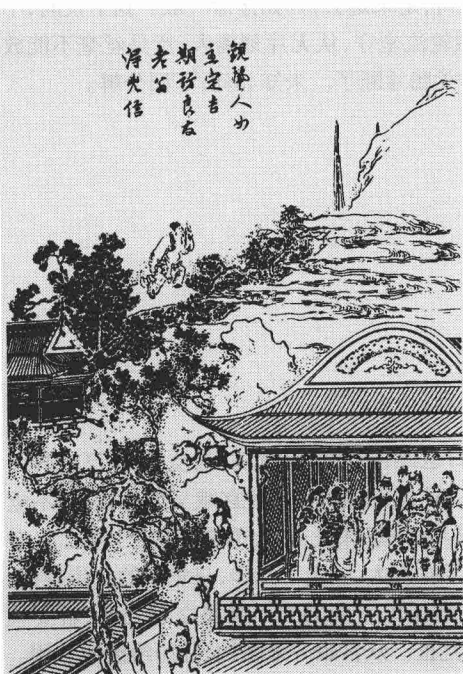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，明日也缠，并用药水薰洗，未及半月，已将脚面弯曲，折作凹段，十指俱已腐烂，日日鲜血淋漓。一日，正在疼痛，那些宫娥又搀他行走，不觉气恼夹攻，暗暗付道：“俺林之洋捺了火气，百般忍耐，原想妹夫、九公前来救俺；今他二人音信不通，俺与其零碎受苦，不如一死，倒也干净。”手扶宫人，又走了几步，只觉得疼的寸步难移，奔到床前，坐在上面，任凭众人解劝，口口声声只教保母去奏国王，“情愿立刻处死，若要缠足，至死不能！”一面说着，摔脱花鞋，将白绫用手乱扯。众宫娥齐来阻挡，乱纷纷搅成一团。

保母见光景不好，即去启奏，登时奉命来至楼上道：“国主有令，王妃不遵约束，不肯缠足，即将其足倒挂梁上，不可违误！”林之洋此时已将生死付之度外，即向众宫娥道：“你们快些动手，越教俺早死，俺越感激，只求越快越好！”于是随着众人摆布。谁知刚把两足用绳缠紧，已是痛上加痛，及至将足吊起，身子悬空，只觉眼中金星乱冒，满头昏晕，登时疼的冷汗直流，两腿酸麻。只得咬牙忍痛，闭目合眼，只等早早气断身亡，就可免了零碎吃苦。挨了片时，不但不死，并且越吊越觉明白，两足就如刀割针刺一般，十分痛苦。咬定牙关，左忍右忍，那里忍得住，不因不由杀猪一般喊叫起来：“只求国王饶命！”保母随即启奏，放了下来。从此只得耐心忍痛，随着众人，不敢违拗。众宫娥知他畏惧，到了缠足时，只图早见功效，好讨国王欢喜，更是不顾死活，用力狠缠。林之洋屡次要寻自尽，无奈众人日夜提防，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不知不觉，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，业已流尽，只剩几根枯骨，两足甚觉瘦小。头上乌云用各种头油业已搽的光鉴，身上每日用香汤薰洗，也都打磨干净。那两道浓眉也修的弯弯如新月一般，再加朱唇点上血脂，映着一张粉面，满头珠翠，却也窈窕。国王不时命人来看。

这日保母启奏：“足已缠好。”国王亲自上楼，看了一遍，见他面似桃花，腰如弱柳，眼含秋水，眉似远山，越看越喜，不觉付道：“如此佳人，当日把他误作男装，若非孤家看出，岂非埋没人才？”因从身边取出一挂真珠手串，替他亲自戴上。众宫人扶着，万福叩谢。国王拉起，携手并肩坐下，又将金莲细细观玩，头上身上各处闻了一遍，抚摸半晌，不知怎样才好。林之洋见国王过来看他，已是满面羞惭，后来同国王并肩坐下，只见国王刚把两足细细观玩，又将两手细细赏鉴，闻了头上，又闻身上，闻了身上，又闻脸上，弄得满面通红，坐立不安，羞愧要死。国王回宫，越想越喜，当时选定吉期，明日进宫，并命理刑衙门释放罪囚。林之洋一心

只想唐、多二人前来相救，那知盼来盼去，眼见得明日就要进宫，仍是毫无影响。一时想起妻子，心如刀割，那眼泪也不知流过多少。并且两只金莲已被缠的骨软筋酥，倒像酒醉一般，毫无气力，每逢行动，总要宫娥搀扶。想起当年光景，再看看目前形状，真似两世为人，万种凄凉，肝肠寸断。这日晚上，足足哭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吉期，众宫娥都绝早起来，替他开脸梳裹，搽脂抹粉，更比往日加倍殷勤。那双金莲虽觉微长，但缠的弯弯，下面衬了高底，穿着一双大红凤头鞋，却也不大不小。身上穿了蟒衫，头上戴了凤冠，浑身玉珮玎珰，满面香气扑人，虽非国色天香，却是袅袅婷婷。用过早膳，各王妃俱来贺喜，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到了下午，众宫娥忙忙乱乱替他穿戴齐整，伺候进宫。不多时有几个宫人手执珠灯，走来跪下道：“吉时已到，请娘娘先升正



殿，伺候国主散朝，以便行礼进宫。就请升舆！”林之洋听了，倒像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，只觉得耳中嘤的一声，早把魂灵吓的飞出去了。众宫娥不由分说，一齐搀扶下楼，上了凤舆。无数宫人簇拥，来到正殿，国王业已散朝，里面灯烛辉煌。众宫人搀扶林之洋，颤颤巍巍，如鲜花一枝，走到国王面前，只得弯着腰儿，拉着袖儿，深深万福叩拜。各王妃也上前叩贺。

正要进宫，忽听外面闹闹吵吵，喊声不绝，国王吓的惊疑不止。原来这个喊声却是唐敖用的机关。唐敖自从那日同多九公寻访林之洋下落，访来訪去，绝无消息。这日两人又分头去访。唐敖寻了半日，回船用饭，因吕氏母女啼哭，正在解劝，只见多九公满头是汗，跑进船上道：“今日费尽气力，才把林兄下落打听出来。”吕氏慌忙问道：“俺丈夫现在何处？究竟存亡若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问来问去，恰好遇见国舅府中内使，才知林兄因国王看货欢喜，留在宫内，封为贵妃。因他脚大，奉令把足缠好，方择吉日成亲。今脚已裹好，国王择定明日进宫。”话未说完，吕氏早已哭的晕倒。婉如一面哭着，把吕氏唤醒。吕氏向多、唐二人叩头，哭哭啼啼：“只求姑爷、九公救俺丈夫之命！”唐敖命兰音、婉如把吕氏搀起。多九公道：“老夫方才恳那内使求国舅替我们转奏，情愿将船上货物尽数孝敬，赎林兄出来。虽承内使转求，无奈国舅因吉期已定，万难挽回，不肯转奏。老夫无计可施，只得回来。唐兄可有甚妙计？”唐敖吓的思忖多时道：“此时吉期已到，恐难挽回。为今之计，惟有且写几张哀怜呈词，到各衙门递去，倘遇忠正大臣敢向国王直言谏诤，救得舅兄出来，也未可知。除此实无别法。”吕氏道：“姑爷这个主意想的不差。他们偌大之国，官儿无数，岂无忠臣？这个呈词递去，必能救得丈夫出来。就请姑爷多写几张，早早递去！”

唐敖当时作了哀怜稿儿，托多九公酌定。二人分着写了几张，惟恐耽搁，连饭也不敢吃，随即进城，但遇衙门，就把呈词递进。谁知里面看过，仍旧发出道：“这不干我们衙门之事，你到别处递去。”一连几十处，总是如此。二人饿着跑到日暮，只得回船。吕氏问知详细，只哭的死过去活来。娘儿两个足足哭了一夜。唐敖听着，心如剑刺。东方渐亮，急的瞪目痴坐，无计可施。

多九公走来说道：“我们与其在船闷坐，何不上去探听？倘或改了吉期，就好另想别法了。”唐敖道：“吉期就在今日，何能更改？即使改了，又有何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倘能另改吉期，我们船上货物银钱也还不少，即到邻邦，把船上尽其所有，都馈送那国王，恳其代为转求。设或他看邻邦分上，情不可却，放林兄出来，也未可知。”吕氏在内听了，早又带泪出来道：“此计甚好，就求速速上去打听。”唐敖只得答应，同多九公进城。只听四处纷纷传说，今日国王收王妃进宫，释放罪囚，各官都叩贺去了。二人听了，更觉心冷如冰。多九公叹道：“你听这话，还探听甚么？只好回去劝劝他们，如今木已成舟，也是林兄命定如此了。”唐敖道：“这两日我在船上


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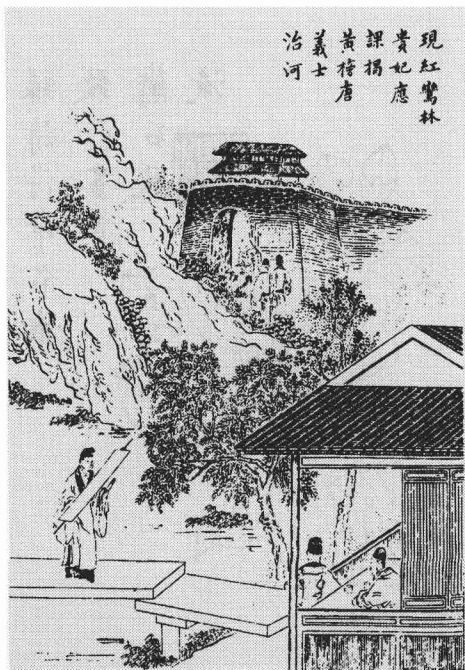
現紅鸞林貴妃應課
揭黃榜唐義士治河

想起舅兄之事，至亲相关，心中已如针刺。此刻回去，他们听见一无指望，更是恼上加恼，教人听着，何能安身？我们只好在此走走，暂且躲避躲避。”多九公只得点头，又向前行。不知不觉，天已正午。多九公道：“此时腹中甚饿，路旁有个茶坊，我们何不进去吃些点心，充充饥也好。”话罢，进去检副座头坐了，倒了两碗茶，要了两样点心。只见有个起课的走来，唐敖一时无聊，因在课桶内抽了一签，递了过去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话说唐敖把签递给起课的看了，随即起了一课道：“此课红鸞发现，该有婚姻之喜。可惜遇了空亡，未免虚而不实，将来仍是各栖一枝，不能鸾凤和鸣。不知尊嫂所问何事？”唐敖道：“我问这段婚姻可能不成？此人现在难中，可逃得出么？”起课的道：“方才我已说过，婚姻虚而不实，断难成就。此人灾难已满，指日即有救星，就只要脱火坑，还须耽延十日。”唐敖付了课资，起课的去。多九公道：“林兄灾难既满，为何还须十日，方离火坑？”唐敖道：“此话离奇奇，令人不解。”吃过点心，付了茶资，信步走出。

远远有许多人簇拥着走来，二人迎上观看。原来是些人夫，担着几十担礼物过去。多九公道：“后面那个押礼的就是国舅内使，不知到何处送礼去？”唐敖道：“上面俱用锦袱盖着，自然是送国王的了。”多九公忙去打听，回来满面愁容道：“唐兄，你道国舅这礼送给那个的？原来却是送给林兄的。”唐敖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多九公道：“那送礼人说，国舅因今日王妃进宫，送这礼物，预备王妃赏赐官人，岂非送给林兄么？”唐敖听了，只急的抓耳搔腮。再望望太阳，业已西坠，各处官员都乘轿马叩贺回来，那些罪囚一个个也都嬉笑而归。不多时，国舅送礼人夫也都挑着空担回去。

二人见天色已晚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垂头丧气，回归旧路。唐敖道：“方才那起课的说指日就有救星，若过了今日，也还救得出么？”多九公摇头道：“今日如果进宫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岂有挽回之理？”唐敖道：“我方才也是这样想。



若据起课所言，似乎今日又有救星，究竟不知怎样挽回。再四思想，测度不出。大约那起课的不过信口胡谈，偏遇我们只想挽回，也不管事已八九，还要胡思乱想，可谓痴人说梦了。但舅兄如此好人，将来竟作异乡之鬼，这样结局，能不令人伤感？”多九公听了，也是叹息不止。

信步行来，又到张挂榜文处。唐敖道：“我们初到此地，舅兄上去卖货，小弟同九公上来，曾见此榜。那知在此耽搁多日，遭此飞灾，这些时不知舅兄怎样受罪，如何盼望！”一面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猛然心内一急，低头想了一想，走上前去，把榜揭了下来。多九公摸不着唐敖是何主见，当着众人拦又拦不得，问又问不得，惟有望望着发怔。那些看守人役上前问道：“你是何处妇人，擅揭此榜？那榜上的话你可看明？”此时众百姓闻得有人揭榜，登时四方轰动，老老少少，无数百姓都围着观看。

唐敖看见人众，因朗声发话道：“我姓唐，乃天朝人氏，从外洋至此。治河一道，我们中原无人不晓。今路过贵邦，因见国王这榜备言连年水患，人民被害，如邻邦君王治得河道，小民得免水患，情愿纳贡臣服；若邻邦臣民有能治得河道，财宝禄位，悉听择取。说的甚觉诚恳，因此不辞劳瘁，特来治河，与你们除患。”话未说完，早有许多百姓挨挨挤挤，都跪在地下，口口声声，只求天朝贵人大发慈心，早赐救援。唐敖道：“你们诸位请起。我虽能治河，但财宝禄位，我们天朝那样不有？这些我都不要，只要你们依我一事，我就即日兴工，”众百姓都起来道：“不知贵人所说何事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可有个妻舅，前因卖货进宫，现被国王立为王妃，闻得吉期定于今日。你们如要治河，大家即到朝前哭诉，放了此人，我即兴工。如国王不以民命为重，不肯放他，纵使财宝如山，我亦不愿，只好回乡去了。”说话间，那围着看的人密密层层，就如人山人海一般，一闻此言，只听得发了一声喊，不约而同，齐向朝门而去。那些人役也都去回本官。

多九公得空，到唐敖耳边问道：“唐兄果然晓得治河么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并未做过外工朋友，那知治河。”多九公道：“你既不谙，为何把榜揭了？设或修治不妥，虚费他的帑项，岂不连我们也弄出未完么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此番揭榜，虽觉孟浪，但因要救舅兄，不得已做了一个火烧眉毛、且顾眼前之计，实是无可奈何。此时众百姓前去，大约国王难违众情，必是暂缓吉期。明日小弟看过河道，只好设法酌量。倘林兄五行有救，自然机缘凑巧，河道成功。如光景不佳，不能结局，即烦九公将船上货物馈送邻邦，求其拯救。只此便是良策。”多九公听着，只是皱眉摇头。登时有看榜人役备了轿马，把唐敖送到迎宾馆。多九公只得充作仆人，跟在后面。早有管事人预备酒饭，多九公另有下席一桌。二人正在饥饿，且饱餐一顿。饭后，多九公上船送信，暂安吕氏之心。回到宾馆，仍同唐敖静候佳音。



那些百姓听了唐敖之言，一时聚了数万人，齐至朝门，七言八语，喊声震耳。国王正受嫔妃朝贺，忽闻此声，惊疑不止。只见宫人进来奏道：“国舅有要事面奏。”国王即命众人暂避，把国舅传进。国舅行礼毕，就把天朝妇人揭榜，能修河道，因主上把他亲戚立为王妃，意欲恳求释放，才能兴工；众百姓现在聚了数万人，齐集朝门，吁求主上俯念数十万生灵为重，释放此人，以便即日兴工，救拔生民，以免涂炭等话奏了一遍。国王道：“我国向例凡庶民人家，从无再醮之妇。何以孤家身为人君，反令王妃违此定例呢？”国舅道：“方才臣已恺切晓谕，向来自国中庶民，既婚后尚且不准改节，何况君王乃一国之主，岂有放回王妃之理。说之至再，奈众百姓因吉期虽是今日，但王妃尚未进宫，与业已进宫不同，所以才敢吁恩施恩。”国王听了，无言可答，忖了多时道：“既如此，卿就出去回覆众民，说寡人业已进宫，今日不能启奏，到了明日，木已成舟，众百姓也不能求我释放，我也有词可托了。”国舅再三恳求，无奈国王执意不肯，只得退出，回覆众人。众百姓听了，惟恐到了明日就难挽回，登时鼓噪，乱乱轰轰，喊成一片。

国王听见外面如此，心中着实害怕，明知自己理亏，意欲释放，又难割舍，想了多时，忽听外面人声渐渐闹进宫来，不觉发恨道：“索性给他一不做二不休罢！”因命值殿尉官率领军兵十万，立时征剿。尉官奉命，立刻点兵，只听四面枪炮声震的山摇地动，众百姓那里肯退，都说与其日后丧在鱼鳖之口，不如今日被国王杀了，倒也干净。哭哭啼啼，更觉喊声震天。国舅见百姓势头已急，惟恐人多激变，分付众兵毋许动手伤人，随又再三劝众百姓道：“尔等只管散去，老夫自然替你们转奏，务将揭榜人留下修治河道。明日府中候信，老夫自有道理。”众百姓听了，方才慢慢散去，尉官把兵收了。

国王见众百姓已散，随即进宫，命林之洋并肩坐了。映着灯光，复又慢闪俊目，细细观看。只见林之洋体态轻盈，娇羞满面，愁锁蛾眉，十分美貌。看罢心中大喜，忙把自鸣钟望了一望，因娇声说道：“你同我已订百年之好，如此喜事，你为何面带愁容？你今得了如此遭际，你也不枉托生女身一场。你今做了我国第一等妇人，你心中还有甚么不足处？你日后倘能生得儿女，你享福日子正长。你与其矫揉造作，装作男人，你倒不如还了女装，同我享受荣华。我们且饮两杯！”分付摆宴，又命宫人赐了许多珠宝、金银之类。

不多时酒席齐备。众宫娥斟了一杯喜酒，教他奉敬国王。林之洋此时心如死灰，一时想起妻女，就如万箭攒心，兼之一连数日茶饭不吃，精神恍惚，四肢无力，把杯接在手中，只觉战战兢兢，浑身发抖，那个酒杯倒像千斤之重，那里递得过去。正在勉强，只觉四肢发酸，把手一松，玳瑁酒杯落在桌上。宫娥拾过，又斟一杯。林之洋接着，心中更觉发慌，登时



又把酒洒了。众宫娥只得替他代敬国王。国王命人也与林之洋斟了一杯，放在唇边，只得勉强饮了。随后又是一杯，以为成双之意。林之洋素日酒量虽大，无如近来腹中空虚，把酒饮过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幸而还未醉倒。国王又饮数杯，命人把表取过，看了一眼，分付撤去筵席。霎时桃腮带笑，醉眼朦胧，嘻嘻笑道：“天不早了，我同你睡罢！”众宫人上前，把林之洋外面衣裙宽了，又把首饰除去。国王也宽了外面衣服，伸出一双玉手，十指尖尖，把林之洋手腕挽住，上了牙床，放下鲛绡帐，竟自睡了。

这里国王业已成亲，唐敖还在迎宾馆痴心妄想，另改吉期。等来等去，吃了晚饭，仍无信息。正在盼望，恰好有几个年老百姓从朝中回来，把尉官点兵征剿各话说了。唐敖方才知其详细，只吓的惊慌失色。多九公道：“刚才唐兄说国王必定暂缓吉期，那知全出意料之外，并且大动干戈，用兵征剿。看这光景，国王只知好色，不以民命为重。过了今日，我们只好且充外工朋友，替他修理河道，弄点修金；若想林兄回来，只怕难了。”唐敖只急的抓耳挠腮。只见国舅那边差了内使押送铺盖过来，又拨许多人役伺候。内使道：“我国家舅命我多多致意贵人，今日天晚，不能过来。明日上朝，见过国主，就来面商修治河道。贵人在此，诸多简慢，只好当面再来请罪。”说罢，同几个庶民都去了。

次日守候国舅，一直等到夜深也不见来。多九公又去打听。原来众百姓已将国舅府围的水泄不通，在那里候信。唐敖这一夜更不曾合眼。次日清晨起来，多九公道：“唐兄，你看不知不觉又是一天了。据老夫看来，若像这样，只怕我们吃了喜蛋才能回去哩！”唐敖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林兄同国王成亲，今已两日。再过几日，倘恭喜怀了身孕，你是国王的妻妹婿，这样好亲戚，岂不要送喜蛋么？”唐敖急的无计可施，惟有专候国舅之信。

谁知国舅自从那日安顿众百姓，次日上朝，国王只推有病，总不见面，把个国舅急的走出走进，毫无主意。并闻府中已被众百姓团团围住，专等治河回音，更觉着急，又不敢回府，又恐唐敖走脱，因派许多兵役在城门把守，又差人时刻送酒送菜到迎宾馆去，又挑了几担鱼肉鸡鸭之类，送到唐敖船上，无非遮人耳目，恐怕冷落之意。当日就在朝堂住了。

第二日天将发晓，国王起来，大为不乐，将国舅宣来问道：“那揭榜妇人可在么？”国舅奏道：“此人现在宾馆。因国主没有示下，大约今日就要回去。”国王道：“他果能治河，我念生灵为重，原可施恩，把王妃释放。不知他治的究竟如何？莫若守他河路治好，再放王妃回去。倘修治不善，不能完功，虚费银两，即将王妃留在此处，日后照数拿银来赎。国舅以为何如？”国舅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主上如此办理，既不虚糜帑项，又安众民之心。倘河道成功，也除通国大患。真是一举两便。”国王道：“你就照此办去。”

国舅来至迎宾馆，见了唐敖，彼此叙了寒温。原来这位国舅姓坤，年纪不满五旬，声音面貌宛似太监。二人茶罢，国舅道：“昨日众百姓齐集朝门，备言贵人因念敝邦水患，特来救援。老夫适值朝中有事，不能趋陪，多有得罪，尚望海涵。至令亲因在王府卖货，忽染重恙，现在仍未获痊，俟略将养，自然即送归舟。至立王妃之说，系小民讹传，断断不可轻信。但治河一事，不知贵人有何高见？”唐敖道：“贵邦河道受病之由，小子尚未目睹，不敢谬执臆见。若论大概情形，当年治河的莫善于禹。吾闻禹疏九河，这个‘疏’字却是治河主脑。疏通众水，使之各有所归，所谓来有来源，去有去路。根源既清，中无壅滞，自然不至为患了。此小子愚昧之见，将来看过河道，尚望国舅大人指教。”国舅听了，连连点头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